

清晨的街道，瀰漫着薄如蟬翼的霧。陽光緩緩地從空中流淌下來，穿過樹葉的縫隙，灑滿一地。花香四溢，沁人心脾，我的心被這份怡人的春光填滿。一切一切，彷彿是在告訴我，這是我生日的一個美好開始。

引頸以待的生日終於來臨，心中的那份喜悅在按捺不住，伴隨着輕快的腳步在街上遊走。踏入十八歲，正式的成為一位成年人，擁有獨立的空間和思想，不再受制於父母所製造的禁區。然而父母對於我的大喜日子似乎沒有太大的期待和感受。那副毫無感情，冰冷而不可接近的撲克臉依然緊緊地掛在他們的臉上。我不是冒險家，不敢在他們冷漠而紊亂的思緒間尋求一絲關懷。與此同時，我又心驚膽顫，害怕會在他們的心中擦亮一丁點的火花，燃點一條通往巨大戰爭的導火線……

殊不知自己的預言竟應驗了！父母的爭吵聲為我帶來不祥的預兆。他們竟然又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瑣碎事爭執，一聲震天的響雷在鬧市中炸開了。眾人的目光旋即投射在我身上，好奇有什麼「花生戲」可看，嘗試從遠處眺望窺探。然而他們滿足了好奇心就匆匆離開。父母的狠話會成為心中的刺，更可能化作利刃，毀掉珍重多年的情誼。

現今社會流傳着一股守舊的世俗觀念，不隨意干涉他人的家事。我恍如在禁區裏成長，父母高高地舉起警告牌，旁人無從介入。這些情況越來越常發生，他們在禁區裡爭吵已漸漸成為了我生活的常態。而家庭暴力這個問題，更成為一個我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父親的手如武器一般，毫無保留，狠狠地打在母親的臉上。如此冰冷的手打在已經滿佈傷痕，通紅發滾的皮膚上，竟然可以做到毫無感覺？當刻的心情和痛楚，我和母親深深的承受着。我沒有朋友可以依靠，我曾經嘗試離家出走，但自己一無所有，以失敗告終。

我躲在房間裏，讓自己與世界隔絕，彷彿這扇門與真實世界分隔數百萬公里。房間就是我的第二禁區，家庭問題就像千斤重的擔子壓在我的心頭上。為了保護自己，我每天都躺在床上睡覺。身邊的人以為我只是經常都有濃濃的睡意，但其實是重重的壓力令我無法起身。別人的一句話，常常不經意地落在我的心底，我逃避的方法正是每天躲藏在禁區中。家中一片死寂，我沉溺於寂靜之中。耳朵打聽着門外的動靜，心裏力勸他們不要離婚，不想家變得支離破碎。禁區是人的保密處，提供適時的庇護，但逃避、濫用加重了人對禁區的依賴，最終使人走不出自己的禁區……

我苟且偷生地在父母的爭吵下存活下來，本以為獨立後可以回歸平靜的生活，殊不知另一段令身心疲累的旅程正要展開。由於自己工作是幼稚園老師的關係，我每天都會看見父母接送子女上學。父母臉上露出真摯的笑容，牽着孩子的小手走到校門前，務求要看着自己的子女安全地進入課室，連背影也不放過。這些畫面令我被迫跌入自己的禁區，一段段冰冷而痛苦的回憶就像走馬燈般在我眼前略過。但自己已不是小孩子，不能再像往日一樣躲在禁區，逃避現實。然而，我的內心依然不斷掙扎、不停淌血，舊日的禁區就如夢魘一樣，用低沉的聲音一遍遍地呼喚着我……

家庭問題經常令人困擾，無論在什麼景況，都會有事情衝擊自己。面對問題的時候很自然會選擇逃避，躲進禁區。禁區將內心的秘密把守，不願意曝露。為了逃避痛苦，人將彼此分隔，形成一個又一個的禁區，保護自己免受傷害……

禁區重地，閑人免進。